

安遠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安远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yt 87/17
内哥罗书

赠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安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四月

安远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安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远印刷厂承印

审阅：熊寿良 谢惠吾 郭景星

主编：欧阳意

封面设计：李启贵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95000 印数：900

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难忘的回忆·····	唐进新	口 述	
	谢让昌	记录整理	(1)
略谈红军长征在安远首战告捷的史实 ·····	何福全		(6)
腊月灭卡子·····	杜世明	口 述	
	刘兆升	记录整理	(11)
老好新屋的保卫战·····	陈佛金	口 述	
	谢惠吾	记录整理	(16)
红军进了城·····	肖显明		(20)
赤胆忠心干革命 ——杜隆奎烈士传略·····	何福全	整 理	(24)
红五军攻占安远城纪事·····	孙家财		(27)
为民捐躯，浩气长存 ——杜慕南烈士传·····	黎先义	整 理	(32)
红色歌谣三首·····	欧阳纲		(41)
有力出力，壮丁出征·····	欧阳意		(44)
在抗日宣传中的阅历·····	何柏达	欧阳意	(46)
骄 行·····	黄金监等	口 述	
	安 丰	整 理	(53)
安远天主教堂史话·····	陈治安	欧阳意	(58)

解放前的安远金融业·····	刘兆升	(65)
安远县简师的始末·····	唐润祥等 口 述	
	郭 英 记录整理	(71)
安中十年概况简述·····	欧阳意	(81)
蒋专员活捉店老虎·····	唐聚元等 口 述	
	郭 英 记录整理	(101)
唐承任先生生平简述·····	谢才丰	(109)
老觉先生轶事拾零·····	何柏达	(113)
安远县粮食加工机械的发展情况		
·····	魏远达 肖显明	(115)
漫谈半天塘古瓷窑·····	欧阳意	(118)
旧社会婚嫁仪制·····	唐宗陶 安 丰	(125)
无为塔名之由来·····	欧阳意	(144)

难忘的回忆

唐进新 口 述

谢让昌 记录整理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转眼已过去五十周年了。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当战士，年仅十八、九岁，对于长征的战略全局虽不甚了解，但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在长征中所受的教育和锻炼却是终生难忘的。

战友手足情

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教育下，中国工农红军有着团结友爱的好传统、好作风，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克己让人，亲密无间，这种手足之情，在伟大的长征路上，在数不清的困难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

部队渡过金沙江后，经过好几天的行军，就来到了雪山跟前，我记得我们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名叫夹金山，这山名有两种传说：一是说从前有个大商人携带着许多金银财宝过雪山，到了山顶就被冻死了，留下了金子，被厚厚的积雪掩埋着，后人就叫它“夹金山”；另一种说法是山里含金矿，因深雪坚冰压着，要神仙才能开采，故得此名，此山雄伟壮阔，从上山到下山有七、八十里，那里的气候十分恶劣，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一会儿雪，有时还上冰雹。我们每人身上只有二、三件单衣，穿着破草鞋，手持木棍，

踏着没膝的积雪，咬紧牙关在雪山上缓缓行进，遇到又陡又滑的地方，我们就用绑带一个连着一个往上攀登，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几丈，甚至几十丈深的冰谷悬崖。发现哪个同志走不动了，大家就关心地上前鼓励、帮忙，挽的挽，背的背，拉的拉，尽可能不让一个同志掉队，但由于饥饿、严寒、高山反应的袭击，仍有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木然不动了，有的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记得有位姓钟的赣南老乡，三十岁上下年纪，在长途跋涉中，身子瘦得皮包骨，相当虚弱。他在同志们的挽扶下好容易上到了夹金山半山腰，忽然见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白，腿老往下沉，看样子的确不行了，同志们围了过去：“老钟同志！你醒醒，你醒醒，我们快到有金子的山顶了，我们背你。”老钟喘着气，最后一次睁开了明亮的眼睛，把手里捏着的一块盐巴递过来，示意大家接下，他却长眠在洁白的雪山上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志都悲痛极了，眼泪夺眶而出，我们接过烈士留下的盐巴，每人轮着闻了闻，用舌头轻轻舐了舐，受到莫大的激励。如果说古代商人在夹金山留下了金子，我们的红军战士却留下了比金子还宝贵的长征精神，留下了临死还想到别人，想到革命集体的高尚情操，由无数这么好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队不愧是举世无双的。

首长爱兵情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伤病员，爱护每一个同志的动人事迹，我们经常听到，并成了鼓舞每个同

志奋勇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上至中央首长，下至连排班干部，待战士如同亲兄弟，这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最难忘过草地的一幕幕情景，红军越过雪山以后，又进入了草地。它在四川省西北角与甘肃、青海交界的阿坝至巴西一带。那千里大草地无边无际，自古无人烟，鸟兽不若边，放眼望去，遍地积水，丛草自生自灭，一层层复盖在稀浆烂泥上面。人、马行走，必须踏在一丛丛草根上，一不小心滑下去，就会陷进不知多深的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没顶，前去援救的人，方法稍有不当，也会同归于尽。加上整天不是阴雨绵绵，就是狂风大作，要找块桌板大的干燥地宿营休息，都很困难。也许今天有的同志会说：“既然草地那么危险难过，干嘛不改道走呢？”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要避开草地，势必靠近国民党主力部队，这对保存红军实力，实现北上抗日的主张是不利的。

我们过草地碰到两大困难，一是前面的路难行，除了到处是泥潭外，还有弯弯曲曲的带子河，水流混浊湍急，一天到晚，绕来绕去，不知要过几次河，有一次我过河过到一半时，突然头昏眼花脚打滑，被水冲出二丈多远，幸好马连长眼利手快，操起一位战士的梭镖往我冲倒的正前方河中猛一插，让我扶住了梭镖，立稳了脚跟，才幸免此难。后来，马连长在攻打腊子口战役中英勇牺牲，我抱着他的遗体痛哭了好一阵。在草地行军途中，每遇到桌板大的干燥地宿营时，我们的班、排、连、营干部总是争着代战士站岗放哨，或和战士们挤在一起，背靠着背，互相取暖，互相勉励。每当有人掉进深泥潭，首先伸出援救之手的也是我们的干部。另一

个大困难是粮食奇缺，开始还可以找点苗苗菜煮着吃，后来就不得不吃些草根、树叶和随身携带的老羊皮、牛皮带之类的东西。饥饿是啥滋味，这是我们每个过来人都有切身感受的，常言道：世上只有狗吃屎，哪有人吃屎。然而在百般无奈之际，我们确实把先头部队拉在草地尚未完全消化的青稞，一粒粒当宝贝拣起来冲洗干净往嘴里塞，勉强充饥。有时拣得多了，大家还舍不得吃呢，战士让给干部，干部让给伤员，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同志情、官兵情啊！

军民鱼水情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除了军事上的围追堵截，还到处开展反动宣传，恶意丑化我党我军的光辉形象，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受其影响，我们红军在云南、贵州、西藏、四川等大山行军作战，沿途大部分村庄空无一人，家家房门紧锁着，开了门也锅底朝天，坛坛罐罐空空如也，牛、马、羊、猪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赶到深山老林躲藏起来了。红军就来了个相机行事，越加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群众做好事的实际行动，教育、感化受蒙骗的人民群众，终于受到他们的拥护和爱戴，有的主动送子参军，有的帮我们带路，有的支前抬担架护理伤员，把红军的困难当作他们自己的困难。

红军通过彝族同胞居住地区时，刘伯承同志与彝族兄弟结盟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这里，我想回顾一点自己亲身遇到的事情，遵义会议后，我所在部队继续前进，行军途中，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跟踪和监视，我们蹲在山间一片茂密的青

梅果园里隐藏，黄橙橙熟透了的青梅果挂满了枝头，伸手可摘，当时尽管口干得要命，但一想到铁的纪律，大家宁愿忍着唇焦口渴的煎熬，在果树下整整隐蔽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碰一个果子。傍晚，部队下山进村宿营，大家还在对那片果园称赞不已，我无意中说了一句：“我在家乡从小就爱吃青梅，如果现在也能吃上几个该有多好呀！”说着，说着，口水也流出来了，没想到，我这话被打从身后过的一位小姑娘听到了，她回家跟父母一商量，不一会就提了一篮子青梅来，热情大方的说：“红军叔叔，请尝尝我家的青梅吧！”指导员好奇地问：“小姑娘，你怎么知道我们想吃青梅呢？”小姑娘马上指着我说：“是我刚才听这位小叔叔说的。”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幸好连长接上话帮我解了围：

“吃，我们一定吃，不过我们得讲个条件，你得接受我们送给你的玩具。”说着就掏出两块白花花的银元，还故意凑到耳边叮叮当当敲几下：“小姑娘，你说好不好玩呀！”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真好玩！”小姑娘留下青梅，拿着两块银元一蹦一跳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军号嘹亮，我们又踏上征程，没走几分钟，只见一位老大娘气喘嘘嘘地追上来了，不停地喊：“同志，同志，等一等，”大家以为出了什么意外，“我孙女儿不懂事，要了你们的钱……”这才恍然大悟。

红军在陕北吴起镇胜利会师后，我和许多南方去的同志一样，开始水土不服，常常闹病，有时呕吐不止，当地是刘志丹同志领导的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对我们长征战士更是亲热得很，见一人得病，几家老乡来登门问寒问暖，

有的送来大红枣、鸡蛋，或主动送来草医草药，真是军民一片鱼水情深。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一壮举得以使红军铁流实现了战略转移，从此拉开了抗日的序幕，长征，不仅使每个身历者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而且她的光辉业绩将世代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略谈红军长征 在安远首战告捷的史实

何 福 全

今年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回顾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江西省安远县是红军长征首战告捷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退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教導师，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多人，陆续从

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一带突围，开始长征。据查阅资料与考证核实，红一军团与九军团长征时都途经安远，并分别在安远的版石圩、固营村与敌军交战，取得了长征路上首战告捷的重大胜利。红军长征在版石圩、固营村战斗的胜利，大灭了敌军的威风，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为冲破敌军设在安远与信丰之间的第一道封锁线打下了基础。

红军长征在安远版石圩、固营村两地战斗史实，据本人考证所掌握现有的资料略谈如下几点：

一、版石圩、固营村的地理位置与敌军的“防务”情况。

版石圩、固营村两地都位于安远县城的北面。版石圩是城北十个圩场中的较大圩场。距县城六十华里。固营村位于版石圩之北，离县城一百二十华里，是双堯乡的大村庄。版石圩、固营村均与信丰的新田圩相近。五十年前，这两地不通公路，人们往来只走乡村小道。交通虽然不便，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南大门的重要通道。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我中央苏区时，敌军首先抢占我版石圩、固营村等地。并在安远的版石、重石、固营和信丰的新田、古陂、安息一带构筑了百数以上易守难攻的碉堡群，驻守了一批敌军，企图阻止红军突围北上抗日，妄想把红军全歼于原中央苏区。

当时敌军的具体“防务”情况是：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被任命的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广东军阀），指挥其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亲率军部独立二旅（旅长陈章）驻守安远城，为保粤境，巩固其后方。余汉谋

军长调派该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率领四个团分别驻防版石、重石、新田、古陂四处。即该师教导团团长陈克华率领该团驻守版石；三团团长彭霖生率领该团驻守重石；二团团长廖颂尧率领该团驻守新田；一团团长李振率领该团驻守古陂。敌军不但作了精密的兵力部署，而且从安远的重石、版石到信丰的新田、古陂一线构筑了明碉堡、深壕沟、暗碉堡三重防禦工事。每段碉堡线上还架设了铁丝网。同时把安远、信丰两县的地方靖卫团队推到防线最前沿。安远北面的靖卫团反动头目赖良东、叶绍南分别率领自己的靖卫团驻守在天心、重石、龙布、固营四处。敌军对这一“防务”自称为“钢铁封锁线”。扬言他们的“防务”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蒋介石、陈济棠等得意忘形说什么：“这次看来红军大势已去，我们必定稳操胜券了。”

二、版石圩、固营村是红军长征首战告捷的地方。

近年来，关于红军长征的准备，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红军长征首战告捷的地方……党史界一直在争论不休。根据我们所考据的资料，认为当时的红军长征的指挥员、战斗员、参与支援红军长征的当地苏区干部、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提供的史料是最具有权威性和确凿无疑的。这里特引几段予以佐证，说明安远版石圩、固营村是红军长征首战告捷的地方。

聂荣臻元帅在《聂荣臻回忆录》第二章第九节中写道：“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十月二十二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

一师的第三团和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顽抗，经二个半小时激战，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息）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安西（息）。 ”

当年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委员的赖传珠同志，在他的《长征日记》里写道：“我们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从于都的龙泉坝出发，走了三天路程，于十八日下午五时半到了安远的乱石圩境内，十九日拂晓赶到了双荒乡的固营村，并在固营村与当地反动武装民团交战，打退了匪团的阻击，攻破团匪土围子一个，打死打伤了一部分顽抗的敌人，缴获了一批武器。二十日，红军在固营休息。二十一日向信丰县的新田攻击前进”。由于红军在固营村初战旗开得胜，为在新田战斗取得较大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林伟同志在《“战略骑兵”的足迹》一书中记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是，红九军团直属队进抵安远茶梓圩。这一带是粤敌十三军一部驻守。罗军团长亲自侦察，三师九团提前出发，向龙布前进。龙布驻敌一个旅。敌知红军来了闻风而逃，红军未战而占领龙布，二十日全军到达龙布，因没有打仗就地休息。二十一日由龙布向重石、版石进军，摧毁了敌军的防线。残敌往石背逃去。二十二日晚上七时，我军追敌至石背，继续扫歼残敌。……”

尚锋同志在《长征日记》中记载：“十九日军团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分别在梅岭山脉东西两侧，突破安远、信丰间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二十二日团进到版石圩，同

守敌一个师和教导团激战两小时，将敌击退。”

三、版石、固营人民用红军长征精神建设自己的家乡。

版石、固营两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承红军传统，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积极努力建设自己的家乡。版石乡党委书记欧阳绍锋同志给我们介绍了版石的巨大变化。现在，版石乡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四百多斤，上升到一千零三十多斤，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达三百多万斤。林牧副渔大幅度增长，农业总产值达五百二十五万元。工业从无到有，现在拥有化工厂、发电厂、农机厂、木材加工厂、食品加工等工业。去年工业总产值达五百一十二万元。圩镇建设日新月异，比解放前扩大了百倍多。过去只一条不到五十米长的狭小街道，只有十几家小铺子。现在宽阔的水泥街道四通八达，有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达二百三十七户，集市繁荣，购销两旺，年税收达百万元以上，占全县税收的三分之一。版石人民勤劳致富，人平收入达三百八十元。版石乡建设了“两坝一库”的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工业、生活用电，更重要的解决了该乡农田灌溉、确保农业丰产丰收。

固营村同版石一样，也有它今非昔比的美。固营村公路可通信丰、赣县、安远。村办高级小学。农业有很大增长和发展，工业从无到有，现在碾米、榨粉、木材加工等村内可以自行解决了。固营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盖了新房。有不少农民购买了单车、缝纫机、收录机、电视机，有个别户还购买了汽车。总之版石、固营人民用红军长征精神建设自己的家乡，处处呈现出一派令人喜悦的新气象。

腊 月 灭 卡 子

杜世明 口 述

刘兆升 记录整理

安远县城欣山镇东向有条大道（今为安寻公路），行约二十七公里山谷田塍，在一处不大的平地中有一沙含圩。经圩向南走二公里在小河西侧山下——地叫官铺。从官铺再走三公里就到了明代所建的太阳关，关外就是寻乌县地。由此可知，官铺实居古今安远东通往寻乌和广东的交通要道之中。古时，附近的老屋村刘姓人家迁来此地，先后建有店房十多间形成一条街，实为方便肩担、行商、来往旅客在途中憩休餐宿之所，店家从中也得到开店设铺的收益，真是主客两利。后来，地方政府也在此地设有驿站，迎送来往官员，于是官铺地名由此而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曾是该乡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支民歌：

真可恶啊肖狗官，
官铺设了百货捐，
敲诈勒索行商贩，
好像阴府鬼门关。

这首歌反映了旧社会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连这个偏僻古老的山城也不例外，全县八、九万人口中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劳苦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苦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国民党安远县政府县长肖陞墀（江西龙南县人）等，贪婪无厌到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诡计百出，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于官铺街头（丁排嘴）店铺设了一个“厘金卡”。在卡子大门前加木栅为墙，使来往人等很难溜过这一卡子关，同时也是卡子的防御工事。卡子里有以欧阳仁谦为首的二三个职员，又配上以欧阳细板仔当头的七八位护卡的武装人员，卡子在上有关长的支柱，下有武装为爪牙，真是威风凛凛，在官铺广征百货捐税。本来“厘金卡”是只收往来盐商捐税的，而它就不论是肩担、行帮、或者是布匹百货、南杂山货、五金药材都要交捐纳税，甚至行商、旅客也要交纳过太阳关的安全保险费。卡里财源亨通，百姓腰包空空，何时方能拔掉钉在官铺这枚吸血的刺呢？当地群众无能为力，敢怒而不敢言，只好盼望终有一天有人会拔掉它。

那时，我是安远县工农游击队员之一，我们游击队为了顺乎民意，扩大影响和壮大自己，决定打掉官铺卡子，拔掉这枚吸血刺。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快断黑的时候，队里突然来了一个紧急集合，党代表谢毓山同志便对我们进行动员，他严肃认真地说：今夜我们要出发，去搞一个地方，事先派了便衣人员去侦察，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敌人不多，总共还不到十个“团狗崽”，我们研究了打法，只要大家机智勇敢，听从指挥，团结战斗，包管打胜仗，决不会失败的。大家不要怕，他们有好枪，我们把它缴过来。在途中，不准点火，也不准吸烟；有跌跤的，不要声张叫喊，走在前面或在后面的人把他拉起来，继续跟着前进就是”。动员后，我们按照命令，急切地在仓库里提出了两瓶煤油，又